

◎纪实

井巷音符

纪红建



“叽叽叽叽!”一阵鸟儿的鸣叫传来,像乐器奏出的音符般动听……在哪里?
在窗外茂密青翠的树林里。不!在阳台上。阳台上晾晒着豆角和豌豆,它们一边欢快地跳跃着鸣叫着,一边不急不慢地啄着食物。
姜孝新微笑着,在一旁静静地观看。他感到,这是井巷的原生态美,也是最美丽的音符。
井巷,是一个社区的名字。她地处长沙城东南部——雨花区井湾子街道的一片茂密的树林间。建筑破落,环境脏乱,设施陈旧,矛盾交织……但那已是昨天的记忆了。整洁宜居的建筑,水流一般的马路;推窗见绿,出门赏花。一条叫圭塘的小河,由南向北,喧嚷着从东边流过,那是居民们的欢声笑语。旁边的燕子岭公园呢,风景优美,鸟语花香,那是居民们疲惫心灵休憩的港湾……

盛夏的这个上午,阳光透过树叶间丝丝空隙射了下来,像一片片碎银落在地上,也照到了姜孝新家的阳台上。鸟儿欢快地在阳台上蹦跳,似跃动的音符,也触发了姜孝新的音乐灵感。61岁的姜孝新当过知青,在郴州的一家发电厂当过工人,后来来到长沙,来到了井巷,住27栋1单元3楼。再后来,他离开井巷,在商海中搏击。但无论在哪儿,他没有放弃过对音乐的爱好。特别是小提琴,自从40年前与它结缘,就一直是他灵魂的伴侣。很长时间内,井巷成了他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味。

现在,他回来了。因为蝶变,因为井巷人重新构建起理想家园的爱与梦。他拉起了世界名曲《云雀》。他闭着眼,身体随着音乐节奏摆动,自信而愉悦。
突然,对面楼栋传来唢呐声。那清新明快,生动婉转的唢呐声里,传来布谷鸟、画眉、鸚鵡、燕子、知了的叫声,展现出大自然一幅幅生机盎然的意境,令人悠然神往,回味无穷

姜孝新知道,这是《百鸟朝凤》,是26栋2单元4楼一位居民吹奏的。这位居民,也是因为井巷的蝶变,回归井巷。
姜孝新的一个高中同学,原来对音乐毫无兴趣,甚至五音不全。但井巷蝶变后,他不仅回归了,还学起吹号来。苦苦吹练一年后,他不仅能吹出完整的乐谱,还参加了社区乐队,成为骨干成员。

在和谐美丽的新时代社区,他和鸟儿一起,都用自己方式,奏响着心中动人的音符。

“姜师傅,我打算发起成立志愿者服务队。”吴固根对姜孝新说。
姜孝新满脸惊讶地说:“志愿者服务队?”
“他不是一直抱怨井巷脏乱差的环境吗?怎么会?”姜孝新心里想着。
吴固根似乎看出了姜孝新的心思:“现在国家政策多好呀,既对农村贫困地区大力进行扶贫,也对城市社区治理高度重视。市里和社区开始对社区治理进行全面提升提档,还把井巷列入了雨花区社区全面提升提档示范社区。我还听说,不光要对我们井巷进行全面提升提档,还要把旁边的几家厂子拆除,建燕子岭公园呢。我们是共产党员,是井

巷老居民,应该出出力。”

“可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吴固根说:“大忙我们帮不上,但捡捡垃圾,维护一下卫生还可以。”

“这是好事,我报名参加。”姜孝新说。

吴固根不仅是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队长,还是社区退休支部书记。

这是2016年底的一天。当时《长沙市社区全面提升提档三年计划(2016-2018)》已推出,星城长沙已经拉开全面提升提档现代化新型社区的序幕,开始绘就城市发展的华丽蓝图。

井巷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从一开始的艰难成长,到后来的茁壮成长,而今年71岁的吴固根、67岁的姜孝新等人,便是这段亮丽音符的数以千计的弹奏者之一。

从井湾路拐进一条马路,那是通往井巷的林荫道。行走在林荫道,犹如穿越了时空,恍惚走进时光记忆里。

井巷社区成立于30年前,前身为五矿二十三冶三公司宿舍区。再往前追溯,则回到1963年,时年经冶金工业部批准,由湖南有色金属工业局下属的湖南冶金建筑安装总公司筹备成立湖南冶金井巷工程公司。这是湖南第一家专业从事冶金矿山井巷工程建设的工程公司,也是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产物。井巷人的脚步遍布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他们背着沉重的钻机,找矿山,打洞子。为了将矿石从地下采出,他们从地表开始开凿一系列的井筒、巷道与洞室到达矿层,然后交给地方矿务局开采。

这是井巷的“青铜时代”,井巷社区名称也由此而来。那个年代虽一穷二白,但人民精神极其富有,老一辈的规划者、建设者,在这里精心规划了自己的理想社区:班车、食堂、学校、公园、医院、体育场……各类设施一应俱全,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到此安居乐业,共同奋斗,变他乡为故乡。那是井巷人为之骄傲的光辉岁月。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后,井巷公司逐渐失去核心竞争力。多数矿山或关停或破产,生存空间逼仄,公司发展陷入困境,甚至举步维艰。最后,政策性破产。井巷如连

根拔起,从满载工业荣光的的地方,成为了城市中被遗忘的角落。

而现在,这里的一切又开始充满朝气,生机勃勃……

“姜师傅,这里还有。”

“姜师傅,那里也有。”

姜孝新在社区的马路上捡着垃圾。她在前面捡,几个居民在后面边嗑瓜子边扔瓜子壳。

“你们不要乱扔垃圾了。”姜孝新说,“现在社区全面提升提档了,变得这么漂亮整洁了,你们就忍心破坏?”

那几个居民视而不见,说:“我们不扔,你们有什么垃圾可捡。”

“就会做样子,图表现,搞形式主义。”一个居民说,“看你们能坚持多久。”

那天,姜孝新一肚子的怨气,本想和他们再理论一番,但她忍住水,把泪水吞到了肚子里。

“岳书记,我真不想当志愿者了。”姜孝新找到社区书记岳林诉苦。岳林是个“80后”小伙子,帅气、阳光,办事干脆利落。他一直认为,社区工作,不仅要以人为本,还要带着感情和温度。摆“花架子”做不长,只有把每一件涉及到居民切身利益的小事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走进群众的心里。

“为什么?”岳林问道。
“我在前面捡垃圾,他们在后面扔。”姜孝新说,“更气人的是,他们还说风凉话。”

“姜阿姨,让您受委屈了。”岳林说,“但无论他们说什么,我们都必须坚持。我们要让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做样子,图表现,不是搞形式主义,而是实实在在,发自内心的,为了打造和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虽然我们井巷现在全面提升提档了,硬件设施提升了,外在环境变化了,但内在精神风貌的改变还需要一个过程。这是社区发展最为重要的,也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岳林还说。

后来,越来越多的居民被感化,他们有的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有的更加讲究穿着、注重言行。

“不可能!不可能!”

2019年10月的一天,井巷社区主任谢歌向雨花区一位副区长说起社区没有物业,但做到了垃圾分类和垃圾不落地时,这位副区长连声说。

几天后,副区长突然造访。他在井巷转了一圈,没看到一个垃圾桶,但到处干干净净,空气里也没有一丝垃圾的异味。在社区垃圾站门口,副区长碰见一个扔垃圾的居

民。她手里提着两袋垃圾。

“为什么到垃圾站扔垃圾?”副区长问。

她说:“我们社区没有垃圾桶,垃圾不能落地。”

“为什么不提两袋垃圾呢?”

她说:“一袋是可回收垃圾,一袋是不可回收垃圾。”

副区长什么也没说,面带微笑,悄然离开井巷。

但习惯养成的背后,是痛苦的历练。

井巷提质提档后,便在社区公共服务旁建了一个垃圾站。同时,区环卫局又在社区各处安置了垃圾桶。每个单元楼下配了一组垃圾桶,主马路也配了果皮桶。

按理说,垃圾站建了,垃圾桶也安放好了,社区的环境应该更好。但事与愿违,社区的环境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有些居民甚至把垃圾扔到垃圾桶旁,乱脏脏、臭烘烘的情况依然存在。

“要真正把垃圾桶全撤了,全面实施垃圾分类。”谢歌在社区会上提出。

“放了垃圾桶都不行,垃圾桶撤了恐怕更不行。”

“居民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吗?”大家都有担忧。

但谢歌很坚决。

“要真正做到垃圾分类,确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只要我们下决心,并长期坚持,让大家养成习惯,习惯成自然,就能做到。”谢歌说,“万事开头难。但怕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党员,我们先从党员开始。”

随后,井巷的所有党员,所有的志愿者,带头对家里的垃圾进行分类,并每天准时送到垃圾站。他们不仅带头做,还负责监督。及时制止乱扔垃圾的现象,及时制止不对垃圾进行分类的现象。就连社区里的雷锋超市也推行垃圾分类。比如居民交一节度电电池到超市,可积一分,如果积满一百分,便可兑换30块钱的购物券……

谢歌说,这是一件人心所向之事,她的这一提议会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

谢歌还说,更没想到垃圾分类的做法,犹如一阵春风吹进井巷,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现在,不仅绝大多数居民养成了垃圾分类、垃圾不落地的习惯,更是自觉地维护支持社区对小区的管理。

谢歌说了一个例子:有人到社区来贴小广告,居民用他们自己的办法,比如打电话告知贴小广告的人上门,然后“抓住他”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清理所有的小广告。

谢歌发现:居民内心的律动,才是社区最美的音符。

井巷很小,她只有0.24平方公里,1306户,户籍人口4000多人,常住人口6000多人;但井巷又很大,她不仅是长沙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中华大地数以万计社区的一个缩影。数以万计的“井巷音符”,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交响曲”。

井巷治理的探索与蝶变无不告诉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抓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是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积极而有效的探索,也是城乡居民人心所向、相融共生的美好图景,更是触动心灵的美妙音符。



枝,在灯笼果的根部系上线,再把线的另一端系在树枝上,我们便提着灯笼果一边走一边唱着歌,乐趣无穷。

灯笼果历史悠久,公元前300年,《尔雅》中即有灯笼果的记载。据文献记载,灯笼果富含钙、维生素C等多种营养成分,是加工饮料、果酒等饮品的好原料。以灯笼果泡茶喝,是上好的美饮。灯笼果的药用价值极高,果皮均可以清热解暑降压。

初夏回老家,偶尔看见篱笆下挂着几只红红的灯笼果。我忙跑去摘下一颗,剥了皮,里面的果实如同红玛瑙。我舍不得吃,捧在手中仔细端详,它让我沉浸在儿时的回忆里。如今,人到中年,走了那么多路,忽然发现童年是那么美好,就像这一盏灯笼果在人生路上明亮闪烁着。

飞雁(苍南县境,北阔南狭,侧观似飞雁)驮着我,一路奋勇向南。我在东海边,玉苍山之南,流连,徜徉。

1

晨十时许,尝过沾满芝麻点的桥墩月饼、滑嫩的豆腐脑后,我端一碗冰凉的老红茶,在碗窑古村的古戏台前坐定,蒲扇轻摇,花鼓、渔鼓次第上场了,那苍南方言,听得不甚明白,只看那化着淡妆的演员,唱腔饱满悠扬;提线木偶戏《三变身》,沉稳的老生忽而变身婆婆妈妈的老旦,老旦再瞬间妆成天真活泼的花旦,极似川剧的变脸,不过,变脸只是脸部转换,而提线木偶变身,却是整个木偶的换装,同样都是手快,我看演员的食指、中指、拇指的交叉快速,眼花缭乱,真可谓指间有乾坤;单档布袋戏《张大胆宰猪羊》,猪,羊,虎,猴,老妇,少女,依次出场,以故事情节推进,高潮不断出现,猪的狡猾,羊的机智,虎的愚笨,猴的狡猾,观众的笑声一阵阵掀起,人们看戏,其实是悟哲理,外表强大内里虚弱如虎,不为命运屈服不断努力抗争机智如羊,说动物,其实是在说人。

七月的阳光,在浙江最南端的玉苍山之南,显得尤为热烈。蓝天广阔,白云低飞,似乎就在头顶,伸手可摸,古戏台四周檐角高翘,右首瓦墙上有两手举着大斧之雷神,抬眼踢尾之龙头,还有一株挺立的青嫩杂草,丝毫不惧骄阳。古街上行人来往穿梭,这是碗窑的日常,600年的日常。600年前,明朝万历年间,有巫、朱、夏、余诸姓,由福建等地陆续迁居于此,他们带来了瓷器的烧造手艺,使得山间家园迅速富裕起来。清雍正年间,碗窑已经有12座窑,产值约银圆8万。至乾隆晚期,碗窑的顶窑、下窑、半岭3个区块,屋宇连亘,人繁若市。18座窑常年白烟滚滚,5000多人聚集于此,制器、烧窑、交易,这里成了浙南民窑的制造中心。我眼前的古戏台,就是碗窑繁荣的标志之一,南来北往的各色生意人消遣开怀,劳累过后打工者也需要精神放松,订单如潮而来,各家窑主喜笑颜开,古戏台上的锣声、唱腔,和飞鸟掠过天空的鸣叫声,声声扬扬,碗窑成了富足的乐园。

顺着布偶老生的冠带,视角再往上,古戏台藻井里的那些壁画,一下将我的思绪拉得很远。藻井有100多个格子,每格都画满了壁画,主要是《白蛇传》中的戏曲人物,温州作为南戏的发源地,这些壁画也是研究南戏的重要实物资料。这里,每天也在上演着人生的各种悲欢离合。

玉苍山里的泥土,经过粉碎、淘漂、晾晒、拉坏、印坏、绘花、施釉、烧窑等数十道工序后,它们就变成碗窑人的财富,鳌江的涌潮,将大批瓷器运往世界各地,也带去了中国的陶瓷文明和文化。

古树茂林,峡谷清流,碗窑古村里的龙窑、水碓、作坊、古戏台、三官官等35幢327间明清建筑隐藏其间,依然散发出烟火气的活泼气息,浓郁客家建筑样式的八角楼,是碗窑人建设家园的生动写照,街心长有多棵两百多年的仙人掌树,它们满身是刺,向天挺立,花开的季节,顽强中显现出一种别样的芬芳。

2

从碗窑古村出发,过鹤顶山,到鸡笼山,裸露的山头下隐藏着无数的小洞口,风化的岩石,深深的岩洞中,掩藏着岁月经久的时光。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的某天,有位杨姓村民,在鸡笼山中发现了一块闪着光亮的石头晶体,这块叫明矾的东西,能让污浊的水迅速清静矿物质,为此地百姓带来了白花花的银子,矾山的矾储量,为中国的80%,世界的60%。清末以来,此地的明矾,无论储量、产量、销量、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矾山称为世界矾都,名符其实。

我走进世界矾都的福德湾,这里是开矿工人集中居住的村落。石头屋门墙的青条石,依旧泛着新鲜的青色,似乎昨天刚刚从山上凿出,石头屋内并不宽敞,却整洁透亮。这些石头屋,极像挺胸背背的重量级大汉,面对狂卷的风暴,无惧无畏,它们几百年来都呵护着那些辛劳的矿工们,而今,它们又以崭新的屋宇,迎接四方来的游人。整座山的深处,地下已数千公里相连,上下下下,曲曲折折,这条明矾之路,不仅通往中国大地,也通往东南亚、日本、中东、非洲和欧美几十个国家。清末,温州大宗出



家园

陆春祥

口物资的前三位是茶叶、丝绸、明矾。
福德湾内的矾山矾矿古遗址,是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因矾早有工业替代品,炼矾工艺遂成了教科书。现在的矾山福德湾,已经精心保护,又成了别具一格的居住家园,它已经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先后被评为“国家矿山公园”“国家工业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授予了它“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

3

如果说开窑、开矿,都是建设自己的家园,那么,金乡卫,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

卫所制度,是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实施的主要军事制度,战时打仗,闲时农耕,全国共建有300多个卫,其中五十几个在沿海,每卫士兵足额5600人。明初以来,倭寇就不断进犯中国沿海,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朱元璋命信国公汤和在金舟乡置卫筑城,这里于是称金乡卫,下辖蒲门、壮士、沙池3个所。

金乡卫,虽处偏远浙南,但它却和天津卫、威海卫一样著名,而且还比天津卫早建了不少年。金乡卫城墙周长9里30步,有东南西北4座城门,迎旭门,靖海门,来粟门,望京门,四门各有功能,城墙威武挺立,1650口城堞上,亮晃晃的枪口,时刻瞄准着来犯之敌。洪武至嘉靖的两百余年间,倭寇时常上岸劫掠,金乡卫军民,同仇敌忾,这里成了东南沿海的抗倭名城。

我们在从金乡卫去往蒲门所路途中,经过一段长长的旧城墙,那是壮士所的一段时所在,在1568年壮士所并入蒲门所之前,这里频繁遭遇倭寇,洪武三十一年,千户王山率军迎寇,壮烈牺牲;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闰五月,倭船8艘进犯壮士所城,攻破城墙,百户朱信率兵奋战,不幸阵亡。壮士所,有千户等官员15人,旗军1232人,以壮士命名,可见战斗之惨烈。

到达蒲壮所城,威远门敞开着胸怀迎接我。城墙上空的青苔,厚厚的青黑色,600年的沧桑,呈褐色的石头依旧坚硬,过城门洞,面积不大的瓮城内,排列着数块石碑,那是历史的记忆。蒲壮所城,有着完好的城墙,城头的一颗大榕树,估计只有两百来年,但已是粗壮大,根系发达。龙上山麓的蒲壮所城,依山向海,城墙周长5里30步,城3座。我在城墙上漫步,600年前,城墙前面就是茫茫大海,从城墙转身俯瞰城内,瓦房坚实,街巷齐整。迎阳楼内,除了明代抗倭的体系简介,还有明代倭寇进犯温州的年表、大小战役、牺牲的壮士名录等,吴楨、戚继光、汤和、胡大海,著名抗倭将领的像,皆英姿勃勃,是的,他们带领着广大的士兵和人民,殚精竭力地保卫着明朝的海防,保卫自己的家园。

4

凤冠老街8号,我走进一幢老房子,半书房的店主陈闻女士正忙着整理书籍。陈闻原是苍南一中的语文老师,对阅读一直有很深的情结。四十多年前,她父亲就组织成立了霞关镇的第一个读书会,父亲的理想是做一个图书馆的馆长,这个半书房,正是圆他父亲的梦。

细看半书房已上架的一排排新书,共有八大分类。海明威系列格子下,有《家园》,有英文配着,上面还有小字:“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家园需要富裕的物质填充,更需要精神的不断充实。在我看来,600年前的家园,今天的家园,它的本质并没有大变,家园的核心,依然是美好和温馨。有了家园,身心两安。

飞雁再次腾升,飞往美好而温馨的家园。